呂子評語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

論語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章

述作本無低昂。述而不作。正爲理不當作耳。

信好二義相須。却是一齊都到。

信而好古。正是述字中實際。不分兩層。不作實見得道理如是。不止是謙詞。如後人妄立宗旨。皆是無忌憚敢作。其病只是不好古。不好由於不信。不信由於不知。故曰述者之謂明。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人多輕看了述字。便似聖人虛爲退遜之語。不知述字正難承當在。惟孔子能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惟孟子能述孔子。惟程朱能述孔孟。其道同也。後人不能述程朱。便敢紛紛亂道。其病總

先從不信起。

【趙衍文】鄙卿自私之士。其患在於無傳，而其端始於不信。【評】病根只是一件。【又】一則信其所信非。吾所謂信【評】今人聞與陽明之失。如聞父母之名，而於程朱則短之不遺餘力。何也。【又】一則信猶不信。不可以為信。【評】今日風尚又一變，篤信紫陽者某却不敢輕許。【自記】信好為述之本。信又為好之本。理自不易。【評】道釋者流得一經一法，便實信仙佛可成。秀才讀聖賢書，却只為胡亂做文字騙科名計。毫不信聖賢可做聖賢之言切已不謬也。不信如何得好。不好如何能述。秀才中無人物，其病正坐自不信聖人耳。信字又要從天理出來，但憑心說信，便入邪異。傳習錄云，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孔子，不敢以為是。然則陽明心中之是非，又在孔子心中是非上矣。其無忌

憚敢亂道至此。孔子且不信。况其他乎。然近日亦有論程說朱者。又多是依傍時尚。爲標榜結納號召謀耳。敢道他原不曾信得及在。

今人好談經學。著作紛紛。斷駕勝於傳註。其實於四書白文。全然不懂。徒欲以欺世之無目者。共相稱歎。使聖人見之。其爲兩觀之誅。何逃也。

六經大旨。今已無晦。而爲經說者。必欲起而晦亂之。真可恨也。

有友人遊返。以遐方講學所著圖書曆數之辨見示。其說最淺陋可笑。而譏訕古昔。抑傲聖言。蠻村駁鄙。敢於無知妄作如此。皆世道人心之憂。無論其粗疏謬劣。即一開口落筆。已知其不曾讀過此節書來。可歎可哀。

子曰默而識之章

三者原非聖人之極至。觀不厭倦二句。夫子嘗以自謂可知。此所謂謙而又謙也。時解定將三者說向高玄。乃求深反淺耳。

〔艾南英文〕開天明道之事。古聖人創之。而卒未聞聖人之有所緣而起也。意者其有在語言文字之先者乎。〔評〕默識不是生知神悟。如此說不覺仍依棒喝。默識註云不言而存諸心。祇是沉潛體會。服膺勿失意。非不學而知之謂。故不言心解一說。朱子已明倒之。至謂語言文字之先有見。則直墮異學窠窟矣。總因要說得三者過高。便有此病。或云。學不厭即智。教不倦即仁。仁智即聖。不必泥註中非聖人極至之說。曰。不厭倦之爲智仁。是子貢因夫子自謙中推進一步語。看若聖與仁章自分明。若此二句是智仁極至。夫子豈遽自任乎。則可謂云爾已矣。其非聖人之極至可知。越乎實越自歉然若不及。越見得聖人意思好聖

人分量。不賴此處拔高。要拔高正是自己見識低。不會聖意耳。

請拈出則事公卿一節。如何拔高作聖人之極至耶。

以默識作句。統下兩句。未爲不可。固不必定以三平爲不可移易也。但講默識。多混入拈花微笑別傳。斯則大謬不然耳。

默識便是知止境界。

三句看來。默識似知止至善。學不厭似明明德。教不倦似新民。只默與不厭倦。見聖人渾然本分如此。看三句氣象如何。問註云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恐不須如此恢張。曰。固是。然於此亦須見箇聖人意中所見底模樣。定不小小。

上三句總要遞起末句。須不是夫子自狀。亦不是泛論其理。意中實有箇現成人在。

子之燕居章

寫得開曠神奇。是說贊聃其法祖若收歸實地。又止得大賢以下印裏事。與聖人分上懸隔。黃涪翁能道光風霽月四字。故朱子稱其見處甚高。

凡形容氣象語最難。如所謂容舒色愉。自大賢以下。凡爲天姿和緩之人。未嘗無此光景。然非聖人之申申夭夭也。其間高下等級正多。所謂各家門前自有景致。懸各人來看。只說得自家說話耳。須胸眼中實見一箇聖人全影始得。

摹擬出箇活的聖人固是難。摹擬他摹擬之詞又是難。

形容平人。尚多不相肖。況形容聖人。而欲得其容色之微乎。申申夭夭記者已屬擬似。千載下如何著筆。

都在向上十步尋討。方見聖人分上事。張子三十年做不到也。須到此方知也。

子曰志於道章

道德仁藝公共名目工夫全在上半截

四句總看見兼該交養涵泳無間之妙逐看見先後輕重之義各看見用功得力親切不同處

[illegible] 賢儒或挾其一以藏身以爲不可多取於名理或泥其一於混沌以爲不必分爲於殊途嗚呼是爲知學問自然之理哉

[illegible] 學者之病不出此二者而下一種尤害道末語所見甚高志據依游云云須不是聖人强差排名色

首節

志字內有知止義在

志於道即大學所謂知止也知之則志有定向

依於仁節

日月至。亦是依中事。但分久暫淺深耳。

【艾南英輯語】此依張子韶也。子韶味此何云。試看迷途一瞽矇。若還無相識能通。力行未到安身處。且可依他入箇中。然畢竟不合。爲其看依字淺也。莫若從註爲是。但宋諸儒說經。未經朱子採取者。猶夏商周之書。爲天下刪去者。終不可傳耳。【評】自記已分明。然謂子韶看依字淺。却不當其罪。他看得仁字不好耳。故云無相識能通。他只將仁當箇背者之相。則所謂安身處者非仁矣。湛若水教人隨處體認天理。亦近似好話。然其所指之天理。乃子靜之黑腰子也。今欲破諸邪說。須先認取仁字端的。

游於藝節

游藝是徹上徹下事。所以終道德仁之後。

【陳際泰文】一事不能。爲儒者之所恥云云。【評】便看得藝淺甚矣。如

此只成玩物喪志耳。

道德仁次第秩然定理。至於藝。輕視之。則初學之末節。若序在道德仁之後。則似反重矣。不知藝與道德仁較。則本末輕重固然。然本末自不相離。志據依之時。原脫藝不得。故藝與道德仁相爲終始。在初學肆習。則藝自粗淺。非藝粗淺。爲藝工夫粗淺也。至大成游養之藝。則又爲精微。非藝精微。爲藝工夫精微也。假如灑掃應對進退。子游以爲小子之末。然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不過原是此末事。豈可以聖人之末同於子夏門人之末乎。工夫到聖處。本原大段已定。這上面神妙。却正在末處。中庸所謂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不知不能。不礙其爲聖人。更知更能不又加神妙乎。故游藝序在道德仁後。正自不輕。惟邪學一切以爲支離務外。故將藝看壞。他正不曉得游字境界儘高也。

游藝自初學至成德皆然。不可說依仁後方可及此。但至成德後

游處自不同耳。

游藝不坐煞在依仁後。志道據德時。皆離藝不得。

朱子云。藝是小學工夫。論先後則藝爲先。三者爲後。論本末。則三者爲本。藝爲末。習藝之功固在先。而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謂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此說自好。玩此一條。則游藝輕重先後之理盡矣。故上三句。可以次第說。而游藝句。不可坐煞在依仁後。與依仁相比屬。亦不可將此句另側重。似反精妙於上三句也。

歸有光文 凡六藝之訓。先王之所以爲教。與之出入進退俯仰左右。而優游於理趣之博。使之接於耳目。動於四體。而從容於日用之際。則有以見夫道德性命之非內。而事物形器之非外。蓋

交養之功。如此其密也。評 自金溪以來。總不會明得此義。講章看得末句輕淺。亦坐此弊。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章

自行束脩以上。極言有來學者無不教之耳。非謂必待束脩也。沾沾於束脩者論。可笑矣。

陳際泰 吾以驗其誠焉。評 此意便是。

子曰不憤不啟章

舉字中發活縱奪作用具在。

是四隅中隨取一隅。故一即是三。若坐煞一隅。則三在一外矣。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章

郭溶文 功名之故。取衷於道德。則已素。兵武之略。歸原於學問。則已優。居是世也。為是事也。不問何途之操。聖賢處此。必有道耳。

講到聖賢真無不可處之時地亦不分大小事理如是如是。

首節之要在兩則字。行藏非聖賢所重。重所以行藏者。子路病處行藏皆有。非能行而不能藏也。

首節

用之則行兩句。須連讀合看。乃見聖人所謂有是之理。若謂聖賢總以濟世爲心。意重行一邊。不見聖賢全身。要大翻成小樣矣。

惟我與爾句。語脉最難襯貼。若一點矜詡傲負之氣。便失聖人當下篤信實證與指示行藏本領大意矣。

曾點暮春數句。亦是用則行舍則藏。但點只猝乍見得。不如顏子實有諸已耳。

子曰暴虎馮河節

雖說行軍所與。然必也二句。指平生大段言。不粘煞兵事。

必也者也四字最活。如此人力可行，能懼能謀，見大本領，不泥

定行軍說。

子行誰與，却不於行三軍時擇取也。說至此仲氏之氣不得不奪。

臨事二字，包衆甚大。聖賢豪傑，王佐儒將，都在此間安身立命。

常人之懼，多在事中事後，須臨事是爲懼。

懼字精神，正與血氣之勇相反，是子路對針。

單講箇懼字，是聖賢主敬本領，此懼字却大，不是此處本分。此處懼字，貼定臨事說，單講不得，要之源頭固自大懼字生來。見得此意，本分道理文高一格耳。

黃淳耀文 士大夫之器之識，必有以超於一將之外，而後可退而爲將。**評** 卓論，須知用之則行，本領自如是。**文** 跳盪之姿，更大難有餘安一身不足。**評** 更大難，亦未必有餘。**文** 內力堅定者，恆先

天下而有周身之防。智略恢宏者。雖即小事而有什全之慮。[評]孔明謹慎。在苟全二句便可見。後世以粗疎不事細行爲豪傑大謬[又]若斯人者。當其入爲周召。出爲方虎。則從容而兼文武之寄。至於弛兵解職。而奸雄無賊亂之謀。[評]曹操解兵就國不得。可知是賊。[又]不幸萬方糾怒。九宇囂騰。則談笑以折敵人之衝。至於事定功成。而寬然有未施之智。[評]最善形容。學者胸中須常思此種氣象[文]謀而後能成也。懼而後能謀也。[評]重在成此云謀而後能成。却倒了。蓋臨事而懼。則無喜功輕事之心。好謀而成。則無粗疎潰裂之患。兩句本平說。都是子路對症之劑。懼字對成字。不對謀字。兩而字語勢注重分明。懼在幾先。成周事後。缺一不可。懼爲成謀之本。此又推論之說。非本題正面也然於理却甚有發明。

成字兼決斷果遂之意。乃見全功。

謀時能審斷決中。固是成謀後果毅周到。至事成萬全。正是成時

菴先生文。只見得謀時一半。

人云兵行詭道。純乎功利權詐。用得效時便是道。故當以道德術

數爲主。此不知兵之言也。道德術數中。處少。不中害事處多也。

只是先覺無不勝。道德無不服耳。懼而好謀。原是先覺道德中

事。非功利權詐之術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章

富而可求也三句。是反跌語。激出下文。甚言不可求耳。

而字及如字。不是游移兩可之辭。大注蘇氏謂爲此語者。特以明

其決不可求耳。是點醒語。不是婉商語。

如不可求。主命說爲是。若謂義不可求。如字口氣欠的。聖人言語

毋下一步以就人。正是決其不可意。

爲下等人。不得不如此說。

不可求。是受多少折磨後。乃肯死心塌地。若尚留餘。猶不足使庸子轉省也。

如字神情。見心勞日拙。小人枉自做小人耳。然中道而廻車。及行迷之未遠。從一點醒後。即能猛省勇改。便是聖賢豪傑矣。諸公得無意乎。

從字兼得失說。身分乃高。要之得亦是不可中求。

策蹇而應不求聞達。陳狀而試高蹈丘園。其醜態更甚於馬頭籬下。

子在齊聞韶章

季札聞韶曰觀止矣。夫子聞韶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兩者贊

歎雖同。而境界自別。蓋季札是驟見崖岸驚奇之語。夫子是學習既久深歎之詞。固不可同日語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章

助輒之說。賢者不免。當時亦皆看錯國君社稷之重。此義之似是而非者。故子貢須問。初問問其義。再問問其心。正子貢善問處若止是爭讓相較。子貢何須問得。唐之靈武宋之臨安。何嘗非國君社稷為重之義耶。怨乎一問。直將從來借義名而助弒逆議論心事都誅盡。

陳子龍文 說者謂衛輒為君。而迎蒯聵以奉之。此似是而不達於勢也。夫國人悅輒而惡聵久矣。假令讓以位。而國人亦悅從以虛名奉之。則父之圖子也不旋踵而徙為天下笑。**評**此說有疵。輒不肯耳。輒果求仁。豈計讓後成敗利鈍哉。

後世俗儒胸中。只奈何這得失利害成敗不下。只在這上面計較裝扮。故聖人之道終不可行。看聖人此章。直提出箇仁字。則要知於極難處置處。定有箇處置之道。只在求仁上體會自得。那得失利害成敗之計較裝扮。自無由發端也。

論語載此章。微旨正在下一節問答義理精妙。其所關已不止衛國一事。父子一倫也。而所以定衛案者。已自明盡。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節

怨字。正要從興盡氣平後看出。

怨乎。是直究隱微。乃子貢善問處。蓋於此際不能無少遺憾。則天理尚未得其正。人心尚未得其安。而當日衛事。猶未可援以爲斷例也。

夷齊當下只是自盡。使得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而已。若夷去嘗

齊。齊又管夷。夷齊又管中子。則粘帶回護私意。怨從此生矣。

【陳際泰】心之仁。可必得者也。關於事勢之仁。不可必得者也。仁在全天倫。與仁在全父命。與仁在全宗社。將於一而處焉。而二子知所去取矣。故二子而無中子。有中子而不必賢。有中子之賢而不必立。則伯夷窮而叔齊尤窮。即得仁且怨。以非得其所求之仁。故怨也。【評】果別有去取。出於天理之正。是亦求仁得仁耳。夫何窮。且夷齊所行之外。別有仁可得。則夷齊之所求者非仁矣。惟其心止在天倫。而毫不繫乎國。故曰求仁而得仁。如此文。計較仍是從國起見矣。得仁者。得其天倫心理之安。非得國家事勢之全也。總之論理從事勢。利害言。便與仁字相違背也

不為。子貢本不待問而決。所以問者。欲求此理之極處。至幾微無

憾耳。至印證明徹。更釋然無疑。

上文之問。子貢自質疑端。此句直斷夫子之意。所問非所斷。所斷非所問。正見子貢善問善斷處。

子曰飯疏食飲水章

講頌總論云云。講此節須先領會箇樂字。朱子云。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故謂樂貧者直頭不是。其次云樂道近似矣。然程子云。使顏子以道爲樂。則非顏子矣。朱子解之謂道與我非二物。但熟後便自樂也。其次又以貧賤不累其心爲樂者。此却是倒說朱子云。胸中自有樂。故貧賤不累其心。不是將那不累其心底做樂玩此數條。則樂字可會。震川見處未的。於諸病雜犯不少。嘗云。王濟之官至一品。富擬王侯。乃自稱家徒壁立。吾無隔日儲。文字中着一貪字不得。然不可曉其沾沾得意。亦止斬勝於

王濟之已耶。

又按聖人者。樂天而忘物者也。講樂天也隨在有其樂而樂天貧富只一般。中間無不如意。若謂聖人處貧而樂。以富貴不如貧賤。故無所慕乎外。則聖門如原憲。亦可以其有此樂矣。何必孔顏哉。只為後世談道者。自已胸次俗下。不知至道只與世間貪穢垢濁一流。比較高低。稍勝於彼。便自謂迴越。又將聖人放低來湊自已。謂聖人不過如是。不知聖人分際。幾是不可窺躋。孔顏所樂。千古少人到乎。故欲反照此章之義。須從原憲之介。巢許之逸。老莊之放。都不是此樂。襯出正面。又從不改其樂與樂亦在其中。同是此樂。襯出聖人更上一層。方得真實了義。若將富貴貧賤。較量彼此。以一班流俗腥膻肺肝。與聖人比並是非高下。直是不識好惡也。

程子謂不是樂道。又云所以樂者仁而已。或疑道與仁何辨。朱子曰。不是樂仁。惟仁故能樂爾。明此意。可知樂道樂仁。未嘗異理。卻是樂在道與仁外。惟道與我一。故樂。心與仁一。故樂。到得自有其樂時。已不知其爲道爲仁也。故樂字註腳。莫如孟子所性二節極分明。到根心生色不言而喻處。是何胸次。學者試嘗思此氣象來。

亦在其中。與不改其樂。境界自殊。所樂則一。曰不改。則非樂陋巷簞瓢也。曰亦在。則非樂疏水曲肱也。亦在得解。橫說豎說都是。

說如浮雲三字。不是夷然處之而不驚。亦不是介然逃避而力拒。須想聖人當此時處置當如何。纔見得箇如浮雲真相。

聖人未嘗惡富貴而樂貧。所浮雲者。不義之富貴耳。

子曰加我數年章

章世純文 明於天之道。而於人有餘察矣。此可易言也哉。**評** 不是天道便難。人事便易。人事即天道也。**文** 易以道陰陽。而道貴其中。用處其正。以中貴陰陽。而陰陽已不能齊也。三畫之卦。中一。而過與不及居其二。六畫之卦。中二。而過與不及居其四。如是而天下之爲中者。亦已難矣。以正律陰陽。而陰陽將相詭也。當位者有矣。而已有重剛重柔之患。不當位固矣。而又有所應所乘之差。如是而天下之爲正者。亦又難矣。**評** 提出中正二義。可見一部易象。都從過處生來。觀象玩占。而知過所以然之理。即可以無大過之道也。亦惟聖人能深明其故耳。**文** 在易得失之說。皆繫以吉凶。人即輕於是非之際。而莫不懼於吉凶之間。以吉凶深明乎得失是非。故其道可以喻於愚民。而本之陰陽以爲端者。在神聖又可深求而不盡也。**評** 易中得失是非自見。但

易主卜筮。故以吉凶言多耳。非以此動愚民也。

若將易只在吉凶禍福上看。只此一點意旨便與易理與聖人學易之理。千里萬里。

子所雅言章

此言聖人尋常言語之間。引據辨說。大約不出此耳。不是日提此三經爲課程也。

是記者久而見得。指出示人。非夫子懸經立教也。

不是聖人以此立教。亦不是偶然道及。須看記者熟之平日參之同人。悟得聖言大都不離近是雅。情景義旨乃得。

此題寫聖人意思不得。聖人原未嘗立定齋課須列經義如近日講堂規式也。全是記者親炙習。悟日久覺得聖言不離乎此看首末二句。記者指數神理唱嘆不盡。皆在所字皆字得之。

聖人初不曾立箇綱宗謂言必軌於此在聞言者亦隨人隨時各受教而退未嘗總聚同參如後來語錄公案也記者日久熟會得如此筆之於書令後人領會聖人教人全身其意無窮是記者留心總記語亦是記者悟出聖人用處皆雅言句記者亦無限意思

首喝一句末又複綴一句中間列數一句純是記者會通從前語言從中指點綱宗出來與學者做思議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我字句讀斷兩者字自相照應非字與也字相照應

此章我字與多學而識章予字同例最重要先將此字懸起一箇現成孔子在前而後分別出我之爲我不是那樣是這樣做成底故兩者字緊與我字相應也字緊與非字相應若某寫好古

敏求。神理失矣。

人因兩者字。遂將兩句作兩項人。然細思生而知之。固有此一等名號。若好古敏以求之。乃夫子自述其平生與學而知之等不同。不可作大家名號看。

此是夫子自辨其向來得力。從見成地位說。不講以後工夫。

或謂下句不宜說做求知。亦不須如此說。看註首句云不待學而知。則下句爲學而知。於理亦無害。我字兩之字自相應。大段與子貢一貫章予字之字相似。都在聖人所得學問言。原主知一邊耳。

謂求之不當竟作求知。恐添礙語氣。是也。然所謂求之。正云我之所以知者。乃好古敏求而得之者耳。知有生知。有學知。困知。聖人辭生字而居好敏耳。未嘗辭知而居求也。爲避求知而反添

出不居知。同爲添礙。然求知之礙在語句。不居知之礙在道理矣。聖門功夫最重知。如何不居。

[illegible]生而知之。其知幾何。故必學以廣之。駁生知神明不測曾無幾何之知耶。但是生知聖人也。廢不得好古敏求。此是孔子實狀。却在自己口中難下。孔子說生知。是極尊崇不可思議之人。故曰我非。今將生知自己說輕。便失其理。且如其言。乃良知。非生知也。

謂夫子自已放低一步引人。是聖人打誑語也。謂夫子實止好古敏求。又是矮漢觀劇之論。如夫子之好古敏求。乃其所以爲生知。猶爲誨不厭倦之正。非聖仁也。

實是生知。實是好古敏求。此聖人全體也。只恐人推委生知。不肯去好古敏求。此聖人至教也。須體會此兩重。

聖人實是生知。實是好古敏求。實不自以為生知。實不自知其好古敏求之出於生知也。既自言其得力。亦即以此誘人。一片深情難諳。

論正面。原是聖人自明以勉人。尹氏又從勉人推轉聖人本分說故列在圈外。

夫子實自不以為生知。若異端論學。多不知不覺說入生知去。大約喜直捷簡易。畏義理之艱。便致如此。如朱子謂陸子靜學知以下一切都廢是也。

子曰三人行章

三人行。人字中有我在。

人是極微。三人是極少。三人行是極暫。愈說得人字微。下師字便透。愈說得三人少。下兩其字便透。愈說得三人行是暫。下擇字

從字改字便透。

此師字。正要看得極活。一必字。觸處遇之。

聖賢學問仰有掇俯有拾。隨處皆有所取益。今世謹愿之士。深居支戶。不肯見一箇不好人。不知接遇不善。亦儘有鍜鍊處。講聖賢道理。尚有掩却一半。必不肯看一部不好書。不知辨析羣言。亦儘有受益處。凡此只緣有箇我在。正要兩邊辨別完全耳。

此言無地無取益之處。其善者。即就三人中彼兩人分別。必有彼善於此者。故善字極活。非全體至善之謂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章

天生此德於予。自無死桓魋之理。只在生德上看。非謂天生德後。又必保護此德也。既生後。天更無保護處。但雖不保護。必無此死法。夫子亦只在德上信得真耳。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章

二三子疑闇。從過求高遠來。過求高遠。從實地少工夫來。

子以四教章

此與雅言章。皆門人習久共悟。而舉其大要如此。亦門人身心所得。耳目所有。聖人固未嘗立此條規課程也。

此與雅言章。皆要放下一步看。聖人。越見得聖人無行不與。下學上達之妙。

四者只是孔門學規。聖人造就之妙。有不盡此者。然亦不離此也。

四者於衆人看。則有材質科分之不同。於一人看。則有時候次第之不一。

王庭文 忠其所自盡也。內以盡己。故無所私於己。外以盡物。故無所靳於物。信其所不欺也。內不以欺心。故無二三於心。外不以

欺人故無巧詐於人。【評】忠信二字最易混看。他分別處各兼內外說更好。

四教直達至處。徹上徹下。

戴會伯講義云。著書滿家。發言成選。談於僚友者。難以質於臧獲號於鄉閭者。難以合於閨門。古人治其一而可通其四。今人一不成而四有餘。喪以視近之俗學僞學。不更可惻痛乎。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

首二節

斯可矣三字。原不是慰幸。亦不是絕望。

【錢禮[illegible]】善人懿行也。天既善矣。尤以人而成其天焉。質既善矣。又以行而佐其質焉。【評】分疏善人確。若但言質美。何至不得而見

亡而爲有節

亡而爲有一流人儼然自附於聖人而不疑君子善人皆非所屑居也後世講學者動以聖人自處且以生知第一等事教人蓋聖人早憂之矣

子釣而不綱章

【節旨】釣弋非仁術也【辯】正是仁術和尚放生會戒殺文却是不仁【駁】天地之大其以殺道行秋冬殺固天地所倡矣聖人不欲求高於天地與分過焉耳【辯】天地以殺道行秋冬不是至理釣弋正聖人奉若輔相處如云分過不但不明聖道并無忌憚於天地

仁者天地之心若無聖人之道主張其間天地之仁亦行不去故曰與天地參撥文教奮武衛弧矢之利皆仁也放蛇蟲飼虎豹不仁之甚者釣弋固仁術也綱與射宿則太過而爲不仁故聖

人無是爾。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此是夫子示人以學知之法。不但辟闢妄作一流。并謝却生知一位。

不知而作。當下便罪大。不論後弊。

多聞二句所以然道理及聖人用功處甚精。目爲支離務外者固非。只作博聞强識者亦淺。

識字中具有分寸。不是强記也。

叅叅非失識字中有功力。

多聞二句。是聖人實歷。次字謙詞。不是泛論求知之道。

歸有光文 即物以窮理。由象以識心。而吾良知之不徹者。可以有覺矣。評 良知所重在不學慮。與此各一話頭。况如此言。乃姚江

之良知。非孟子之良知也

子曰仁遠乎哉章

此節爲放而不求反以爲遠者言。當下指點他轉來反求耳。不是求仁無工夫。未說到工夫處也。遠字。原爲陷溺後一種人謂之。

【金希文】計一日之間。晝爲夜息。居處與人。精神之微。逐而莫能以自淡者。何限也。【評】聖學之仁。却不離此上說。【文】我誠解一念之纏。遠觀乎天地。無有如吾仁之大也。【評】我欲仁不是此境界。【文】誠欲之我。此時卽不敢謂衍習俱捐。浮氣俱盡。而我之耳目聞見。已別有天地矣。【評】此是說到處。不是說盡處。幹補得好。然他所下語却純是雜。須辨取似是而非。【文】誠欲之我。此時卽不敢謂聖賢無功。任道無程。而我之俯仰出入。已杳無身世矣。【評】亦

不論工夫幹補得更好。在禪家便是更須保任。〔總〕仁之爲學也來不知其所自往不知其所歸雖志仁之堅非必能勤其力以守吾仁也〔評〕可知正有工夫在雪嶠亦云悟道易得道難似此語句。眞令人莫辨〔總〕等而上之有依焉而弗去則欲之極而無欲者也無仁可至也〔評〕上等不復見欲至則是却不可謂無欲無仁可至此語病不小〔總〕遠不遠吾亦不能解其所以然也欲仁者自驗之矣〔評〕緩轉乎哉指點意好在慧能亦云密在汝邊

○通節大旨爲遠字辨論只在反求當下指示不論前後際不論工夫不論火候到不到查滓淨不淨覷透此意眞說得精靈警動然他所言只是禪與聖學迥別蓋指示反求機法相同而其所反求之本領則異此所謂彌近理而愈失眞者也不近不足以惑賢智試從吾細批抹處思之自見。

若謂此心總提即在此。此只說得心。未可言仁也。上蔡以知覺訓仁。病亦坐此。後來學術差盡之差。皆始於此。仁者心之德。心只是虛靈不昧。故能藏仁。非虛靈不昧即仁也。惟其虛靈不昧。爲最活之物。故有人心道心之分。仁者道心也。欲仁即道心之動處。故曰欲仁仁至。

此欲字是虛字。只訓要字耳。人毋混入理欲欲字看實做。不特理謬。而文不通矣。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

首節

昭公原有知禮之名。故司敗疑問。

孔子退節

揖巫馬期以下神情。俱從上退字接出。孔子不多一言。亦不許司

敢多一言。黙然而退。司敗一肚皮不合時宜。無處發泄。逢人便如孔子。急欲發泄出來。不必定是巫馬期也。實有此一段迫不能待神情。

黨只在言論上說。指議論扶同徇私而言。

吳孟子三字中。有昭公之謂。有國人之謂。孟子二字。昭公以愚人者。國人因其愚而愚之。上加一吳字。昭公固不得而非之。而閱者絕倒矣。此一時情事想當然。

昭公只以孟子二字諱人耳。如經傳中孟子。孟子之類。未有書國者。昭公豈反自加吳字。作此處無銀計耶。

玩君而知禮而字。司敗意僅以不知禮目昭公。爲猶輕也。

章世純文云云。**及于子**國語一段。司空季子逢君之惡。附會其說以娶懷嬴耳。大力奈何信之。據以入文。雖百世不通。自周人始

然黃帝爲姬。炎帝爲姜。是同胞兄弟可通婚姻也。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是同父異母兄弟可通婚姻也。無稽之談。聖門所不道。【評】古書中說數害道者甚多。不可憑以立論。使瀆倫亂而曰亦猶行古之道也。非其說之罪乎。艾評甚有裨於世道

子與人歌而善章

此章須從聖人全體想像其妙。古人謂鄉黨一篇。正是聖人樣子。亦是此意。若坐煞歌上。與鏤氷畫脂等矣

因小見大。看聖人於一細事。全體皆現。故此題不妨推演盡致。只患不肖聖人模樣耳。

只此一細事。而聖人成己成物德性問學之美。有不可勝求者。會得此意。即在歌中已見全體大用。不會時。儘他鋪張攀擠轉寫得記者沒意思。聖人小家數也。

而善而字。自活相不曾有所專指。

因其善。故使再歌。欲得其詳耳。非謂反之而歌乃善也。

附此章文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善流行於其間。無所往而不與人遇也。顧遇恒人則善日見少。而遇聖人則善日見多。何則聖人之心精。斯其入之也深。故一善而衆善出焉。聖人之心虛。斯其感之也全。故小善而大善備焉。聖人之心誠。斯其出之也敬慎而周密。故一事之善而德性尊焉。聖人之心和。斯其接之也易直而安詳。故一時之善而氣象備焉。聖人之心公。斯其及之也廣大而不遺。故天下之善而一人受焉。一人之善而天下受焉。於何見之。於子與人歌見之。名卿贈答而賦雅頌之章。猶存拜賡規諫之義。閭里謳吟而來倡和之什。不失釆風問俗之心。此有取乎歌

也子與人歌子亦猶是也或言短而意彌長述者之所感爲作者之所未傳或情深而聲彌淡聽者之所悟爲歌者之所未覺此有取乎歌之善也子與人歌而善子亦猶是也而子之心則已與善相深矣忽而聞焉欲其善之與我洽也聲輟而善隨逆焉則彼之曲折未盡出也夫所謂曲折者人能之人未即解之子解之子又未即能之如是而人之善隱子之善亦隱矣必使反之則人所能者亦解焉子所解者亦能焉而曲折乃盡出也而子之心則已與善相發矣漸而即焉善其善之與我親也畢得而善斯秘焉則我之畛域未盡化也夫所謂畛域者人有之子未嘗無之子有之人安得有之如是而人之善微子之善亦微矣而後和之則人所有者固有焉人所無者亦有焉而畛域乃盡化也然則一歌也而聖心之精且深也如此其虛而感之

大也如此其誠敬周密也如此其和易而安詳也如此其公而無可私廣大而不遺也如此此可爲天下取善之法矣善之來也無端其往也亦無端寂然而生我無以留之則竟謝焉矣我不欲謝之則亦竟留焉矣其中至賾其外至庸無心者不能取而有心者取之聖人所以有窮理格物之學也此可爲天下與善之則矣善之大也無措其細也亦無量紛然而至以一人盡之而已盡於一人矣不以一人盡之而并盡乎天下矣其用萬殊其體一本有心者不能與而無心者與之聖人所以有存神過化之功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章

歸有光文 言以明道而發之成章者謂之文評文即言也得此疏解尤明文能文之士方馳騁於浮華支詞漫衍而世皆求工其

所已至云云。評韓柳歐蘇諸公皆不出此言。其餘尚未能及此耳。

韓歐亦止是爲文章帶得幾分道理耳。况其他詞章之陋者乎。

文字照註作言爲的。

躬行君子四字囫圇不拆固不可講做君子躬行亦不是躬行之君子。蓋君子二字。是指君子之道非美其人而予之名也。

君子二字。是言所行之則作實理看。非稱美之號也。故謝氏謂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朱子謂與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之意同。當作躬行君子之道講。四字囫圇出。

答蔡文今天下所不足豈文哉。非不澤一世之耳目。使反而問焉。而不必有益於吾之身。亦自關古今之問學。然舉而措之。而或不能無疑於其所行。評文人名士下梢全無把鼻。如是如是。敘

天生聖賢之意期有以獨貴而立於世之所不足使儌儌焉爲衆人之所公爲則亦衆人焉已矣評如此說却是虛憍之氣聖人所謂躬行君子意極平實況躬行亦衆所公者但不肯耳雖不尚文而躬行未盡亦不得爲君子

文行相須原無偏廢之理夫子正只患奪志耳

此節語味有重有輕有疑有信有曲有直却只是一氣轉注

文原只是講所以躬行之理只爲學文人便將來但作說話說了程子所以譏其玩物喪志也爲如此若子以四教卻是文作第一件弟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朱子謂不學文則所失不止於固陋而已又何嘗不重文也近世學者恐文章之士易走作遂至以學文爲禁而所取率皆鄙瑣不壓不飽之物即有一二拘謹之士下稍亦無展拓只爲此章書看得不融貫將文行打作

兩橛便生出多少病痛耳。

後儒易惑於異學也。只為他說來頗似聖言。大略如聖人說文行緩急。他便道文字支離。知行合一。亦似重行之義。不知他輕文便欲不立語言文字。非聖人輕文本意。他重行。只要行他所見非聖人所重之行也。看聖人躬行下急著箇君子。使有箇篤信好學聖賢準則在。他卻說效先覺之所為。亦是專求諸外。直敢道求之吾心而非。雖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信以為是。然則其所重之行。決與聖賢異矣。故離君子而說躬行。行字便沒著落。以此知聖人之言。字字切實。不可易也。

後來異端立說。亦似輕文重行。然所行實非君子之道。朱子謂他只要踐履他的說耳。

子曰若聖與仁章

夫子雖不居聖仁之名。然觀其所言。正已得聖仁之實。此是公西華意中語。若謂夫子自己維度。辭其名而居其實。則是聖人假謙虛打誑語矣。

抑字轉。是夫子自有安身立命處。不是從謙讓未遑讓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也。之字即指聖仁而言。爲字然有實際。不厭須從爲之看出。蓋惟爲乃易生厭也。

爲之謂爲聖仁。脫却聖仁字。講爲字者。非也。

或謂爲誨不宜根定聖仁。不知何誰不通學究。敢如此亂道。註中明白說爲之謂爲聖仁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汝曹偏不曾見何也。總是正學不明。皆務爲圓通而惡切實。故其弊至此。

弟子不能正指不厭倦而言。若爲誨。則大家日用分內。孔門弟子。舍此更有何事。如何不能耶。

不厭倦。正是夫子之聖仁處。公西所以說不能學。不能學。只指不厭倦爲是。

子疾病子路請禱章

子曰丘之禱久矣。即此見禱之有理。即此見禱之無益。即此見聖人之敬天持身。旦明不失。其辭氣之間。如春水方至。百川灌河。絕淵枯渠。無不充溢。古人云。學者最要識得聖賢氣象。試從理會來。

子曰奢則不孫章

儉字尚從禮中出來。儉非即固也。儉則固耳。其間有漸積有流弊。如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可謂之儉。然君子作法於儉。其失則固。故禮不可不慎也。今有家累巨萬。而慢薄行乎骨肉。苛刻及乎里閭。作法於鄙。無所不至矣。那得援此三字以自文乎。

子曰君子坦蕩蕩章

註中循理二字。是坦蕩蕩真本領。即所謂本天者也。若只向心上尋坦蕩蕩氣象。到得晉人說老莊止矣。分別出曠達一流。方見君子真相。

坦字不應與蕩蕩分對。坦蕩蕩三字直下。言坦然無適而不寬廣也。故坦字只在蕩蕩二字上看。有以平寬相對。則坦與蕩蕩分兩義矣。下長戚戚又作何解。故知坦字當與長字相照會也。

陳葵龍文 君子之得志也。布公於時。推誠於衆。而小人之得志也。猶恃欺世。常懷他日之慮。**評** 小人之長戚戚。亦不專防人禍。此章言君子小人心體之不同。雖處窮達險夷。獨居與衆寂靜感動。時無不然者。非獨指用人處世也。**文** 以率直之性。而當陰相

伺察之人。則君子必敗。小人必勝。**評**君子神明通達。變化不測而其徵自平蹟。今日君子必敗。不敵小人。則是以坦蕩蕩爲大呆子也。豈其然乎。

子溫而厲章

下半句只完上一字。不是兩件德美。

厲與不猛與安。正是形容溫威恭圓相。而字是倂合語。非轉換語。只做溫威恭之妙極是。若做六件支對誤矣。

是記者形容。聖人未嘗自知其然。此意亦人所共知。但於自然中看出聖人自有工夫主宰處。有積厚自流處。乃爲有學問之言。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一

論語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章

論語兩至德。正當參看。

論文王至德。便識武王非聖人。論泰伯至德。便要周全太王。不曾翦商。連此章註語。亦老大不以爲然。此正後儒滿肚皮後世私心。不可與論聖人也。三代以前。原無謀取天下之事。無論聖人如太王武王。卽當時庸衆諸侯。曾有謀取天下不成而事敗伏誅者乎。固不必以此疑太王也。翦商二字。是就周家功德人材與太王作爲規模而言。三代聖人。皆以天命人心爲重。有天下爲輕。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所不爲。太王武王同也。得百里之地。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泰伯之所同。而泰伯不爲

此泰伯之所以爲至德也。故太王翦商。武王伐紂。與後世取天下心腸。天懸地隔。豈儒先看得翦商伐紂。與後世取天下無異故朱子與陳同甫論漢唐之君。不可以接三代。寧可千年架漏正爲此也。若謂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世。高宗復興者六十年。不可謂衰。此皆後世取天下議論也。殷之衰也。始於雍己而興於太戊。至仲丁外壬復衰。而再興於祖乙。至南庚復衰。而三興於盤庚。小辛復衰。而四興於武丁。至祖庚祖甲。一衰不可復矣。此商家興衰始末也。然則太王遷岐之時。商已四衰矣。武丁雖賢僅足以支六十年。周家積功累仁。其興勃焉。天命人心之際。聖如太王有不知之者乎。且古之興衰論德不論勢。德盛而歸之者多。則爲興。德失而歸之者少。則爲衰。文王三分有二原是紂之天下。未嘗割據而有也。然則太[illegible]而人歸其爲翦商何

疑。善乎朱子之言曰。泰伯之心。卽夷齊之心。天地之常經也。太王之心。卽武王之心。古今之通義也。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須見得二者並行而不相悖。乃善。此義非特今之庸儒不知。其誤實始於元儒仁山。仁山又得之王魯齋。魯齋求其說而不得。則曰朱子用古註未及改也。及語錄與註脗合。則仁山又曰。語錄出門人所記。恐不足以證集註。嗚呼。朱子之學之失傳。豈待今日哉。

金鏡文 事固有出聖人之獨見。而未一一明言者。千載後誠不必臆爲說而反以舛。**評** 詩經左傳。不是千載後臆說翻案者自成舛耳。**又** 太王遷岐九十年。而文王始生。季當是時。固未始有神聖之胤也。**評** 此金仁山說。要之未有文。看太王王季氣局。也定翦商矣。**又** 承父志於幾先。不惲飄然長往。則季之賢既無以加

於伯。而傳幼全屬私愛。古公肇基王迹。必不懷此敗法亂紀之心也。【評】此之謂以庸腹度聖人。太王翦商。不是謀叛。傳幼亦非私愛。伯與季亦不在賢否。只志業不同耳。【文】夫子知其微。而却侯封。乃曰天下。勾吳一往。乃曰三讓。【評】可知天下二字如何。【文】在聖人必有以稱之。而吾與今之人皆民也。當時既不知。夫子復不言。又安以庸夫之腹度聖人。以千百載下橫臆千百載前嘵嘵焉爲之說也哉。【評】正謂有不民者。其說可信。正希自信不及。一槩作民觀耳。【文】况獨其子而免其父。漫爲太王翦商之說乎。【評】翦商。是周人頌其祖之詞。決非兇也。○君臣之義。原爲天下而有。太王爲天下而翦商。武王爲天下而伐紂。泰伯爲天下而讓位。王季爲天下而受命。其義一也。故詩曰。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

受祿無喪奄有四方作邦作對而曰自泰伯則泰伯之宜有天下可知稱王季則曰友兄錫光受祿言承泰伯之意能篤周之慶而受天命以彰其知人之明爲讓德之光則翦商亦泰伯所遺也泰伯自不欲爲且見王季之足以有爲故三讓以自全耳朱子謂太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非有愛憎利欲之私也故泰伯去之不爲狷王季受之不爲貪又謂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武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尤表裏無憾又謂二者須見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乃善合此數條觀之足以見集註之無疑金仁山不明此義自以其人欲之心胸妄疑古聖人之大義與後世取天下並論不知此中正相反太王翦商子孫以此頌其祖而不爲嫌豈數百年中聖君賢相名卿學士無一人知

脩飾訂正之。而待今日為之斡旋洗刷乎。蓋事出天理。本無可諱避也。若莽操之簒奪。必以功德禪讓自文。今欲為太王去翦商之名。是以莽操見識看太王也。乃反議集註未改正文中所云以庸夫之腹度聖人而與今之人皆民者也。豈足與讀集註哉。

伯夷叩馬。武王伐商。俱是聖人天理極至之事。太王原非陰謀。只是辭不得。泰伯原非謂商不可翦。只是自不欲承當。兩者本自合轍。說壞一邊固非。周旋兩邊亦非也。孟子謂伯夷伊尹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朝諸侯有天下。如俗儒言。則凡聖人得百里而君。即非朝廷之福。即非至德。不則孟子之言誖矣。王魯齋金仁山皆不識此理。

泰伯於古今之通議。天地之常經。實見得並行而不相悖。但這邊

事自有人承當。自已斟酌。却須如是乃安。而行之又極盡其[illegible]
所以爲至德。若泰伯原只見得一邊道理。又何須云以天下讓
耶。

父子君臣其義一也。惟泰伯不能兩全。所以爲難。
一去而君臣父子二義皆安。方見至德。老生偏主讓商讓周者。皆
誤見得一邊耳。

三讓則讓之誠。以天下則讓之大。而又隱晦其迹。非有爲名之累
所以爲至。逃父文身。本非正理。必須行權。乃爲得中。故曰處君
臣父子之變。此變字。言禮之變。非變故之變也。

泰伯之於君臣父子。皆是變而不失其常。至德要從此看出。
聖人之德之至。皆是從變處看出。蓋人之處變。每易有不盡分處
而能變而不失其權。此聖人之所以爲至德也。太王之翦商。固

古今之通義。而泰伯之不從。又天地之常經。所謂卽夷齊叩馬之心。而難處有甚焉者。時文只寫得泰伯曲意彌縫。僅存註中泯其迹三字。不見此義。則其與許務臧札相去幾何。鄙儒眼如針孔。固未足與論此也。

無得而稱。不是民之不能稱泰伯。亦不是泰伯不使民稱。只是其行甚高。所謂知我其天也。其迹又泯。所謂蕩蕩無名也。民雖欲舉一端以頌之。不可得耳。

泰伯在武丁時。卽早知天命去留。此其所以無得而稱。而德極其至也。

民並不得而稱其讓。蓋讓亦是夫子推論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章

章旨總文 君子畨於禮云云 **評** 此言四者皆德行之美。而無禮以

節之則有是弊耳。非言由禮而生恭慎勇直也。且恭字須領起之下三句又如何倒說得去

陳際泰 禮之制於世也。先王恐其繁難之故。乃於識禮之中道計人之所易行。而受之以簡。評 禮自有繁者。繁亦不勞。勞非繁難之謂。恭而有禮。亦非簡之謂。大禮必簡。言禮之大者多簡耳。非禮主於簡也。又 禮之行於世也。先王恐有愁苦之端。乃於行禮之外。陰飲人之所樂就而私之以和。評 禮如何有愁苦之外陰私數字尤謬。先王並無此意。禮之用和為貴。亦言禮中自然之道。非禮外另有和之作用也。此二比流入晉人之旨。與禮意正相悖。恭而無禮。多卑諂意態。非繁難嚴苦之謂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節

對定執政大夫講。非取門面潤綽也。首言君子所貴。下言則有司存。正爲孟敬子箴規。移向他人不得。

三者脩身之要。爲爲政之本。動正出。正有工夫。斯遠斯近乃得其所止耳。未動正出之前。有居敬涵養。臨動正出之際。有愼獨省察。此脩身之本於誠正也。曾子平生本領如此。

斯字合下便須如此。此所以可貴。其根本全在存養精熟。乃能得此須從斯字矣字極輕快口氣中。討出極邃密原頭。

斯字從君子體貼出來。工夫在動正出前。

陳際泰 一容貌。物來求我之所動矣。斯必遠暴慢而後可焉。云云。**蒙** 都說向外去。非曾氏旨也。斯字如此說。似只致飾不至於暴慢不信鄙倍而已矣。**[illegible]** 斯字必宜如此。存此以正俗解之謬。以生安之質之不易幾者。責諸俗吏。聖賢而不近人情乃

爾乎[illegible]戚說非也朱子曰斯字來得甚緊斯遠暴慢猶云便遠暴慢又云道之所以可貴惟是動容貌自然便會遠暴慢正顏色自然便會近於信出辭氣自然便會遠鄙倍所以貴乎道者此也蓋所以能一動正出而自然便會者皆操存省察無造次顛沛之違所致非生安之質之所謂自然也曾子舉箇現成樣子謂君子必須如此所貴二字即勉敬子以此三者操存省察平時以此涵養臨事以此持守亦非以生安之不易幾者責俗吏也只將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一句重看即得其旨矣

斯矣二字正見可貴須知有半部大學格致誠正脩平日用力工夫在

辭氣之氣即指言語之聲音神韻若云辭本於氣此氣字則養氣之氣有大小本末之不同况此兩字並聯亦不得橫生出側重

氣字之說。

鄙是鄙。倍是倍。不可蒙混。得出辭氣之道。則鄙倍自遠。雖易近鄙處倍處。都不鄙不倍。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章

純乎無我。聖人也。尚有人我一間。在顏子也。

以能問於不能二句。就學問上說。有若無二句。就器量上說。

能多中階級無窮。

顏子之不校。渾然無非天理。吾人情恕理遣。總是私心。唐人唾面自乾。一發世情矜飾矣。

從容中話出。一箇顏子。須知顏子意中。原不曾有此數句也。硬擬議入陋巷中行狀。便是覿面千里。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兩可以在乎時看。

君百里易。寄百里之命。則上下左右。非事事有所嫌疑。闕名尚有不相信處可見難。

當留則留。當去則去。去亦是不可奪。

末二句承上三句一總說。兼才節為是。輕才重節。曾子並無此意。

與字也字。只反復嗟歎以決之耳。

自萬曆以前宰輔以相傾軋為一局。萬曆末年以後以調停私傳衣鉢護持為一局。至啓禎間。則兼此二惡為一局。總以奪人為巧而已。亦易奪。然其所奪者。不過祿位耳。何大節之有。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弘毅所以為仁也。而弘毅之體。即仁也。不仁不能為弘毅也。兩邊看得融洽工夫本體。事為。方無一不透。

弘毅原從仁出不弘毅正是仁虧欠處秀才先不識仁字有讀四書識得仁字則士者仁之具也弘毅仁之用也任仁之事也道仁之途也七穿八洞何處不見此理

首節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在吾分內仁也宇宙不是兩件事故弘毅二字一滾說拆開不得第二句而字是側串非平對也

毅不在長久看在長久中暫處短處看乃精嚴

看本節似上句虛下句實看下文則下句之虛更虛於上句

仁以爲己任節

仁字略逗重讀落以爲己任下句神理自見若作以仁爲己任或以己任仁便失語氣蓋此四句中明重遠不僻說弘毅也

子曰興於詩章

是興於詩不是詩可興此中原有功力在但章意只就現成說耳此三於字與志道章於字相似而實不同彼於字是著力字粘上一字讀此於字是指點字粘下一字讀蓋彼在工夫言此在功效言但將興立成三字逗斷思之便見

今人亦知要從興立成說起而不得其意只辦字眼先後見耳說來仍與詩禮樂說起者無異若為求興立成而後去尋詩禮樂則意理淺薄不見三於字之妙矣須一向在詩禮樂做工夫已而悟得興立成在此三於字之味乃出

古者教人從小便以歌詩習禮樂為事直至老死不輟故能使人志意得廣筋骸強固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此是甚氣象甚功用其為興立成皆不知其然而然此其所以

妙也。

此章道箇經學便可笑矣。孔子時何嘗有六經之稱哉。

詩禮樂是古者教人躬行日習之事。非如後世士失其教。無其事而但從書本記誦也。看程子古成材易今成材難一段可見三代以後人材之卑在此。三代之終不可復亦在此。如徒以經而已則今日詩禮樂之經何嘗不存乎。故此章說經學經教便錯。詩禮樂只是人心興立成本當。原不是聖人強人心所無而爲之說。

有問胡雲峯云。無程子之說。後世不知成材之難。無真氏之說。其以人材爲難矣。詩禮樂皆非吾心外物也。其說如何。曰程子之說。見處極高。功用極大。三代以上聖人之道也。西山之說。是就三代不可復以下。說箇無聊方便法門耳。然充其義則必至無

詩禮樂亦得矣。不知能得詩禮樂之本。即無詩禮樂亦能興立成。此必大賢以上幾之。豈可槩之中人以下哉。三代聖人教人。必內外交養。本末全備。其爲道也。自聖人至中人以下。皆不可廢。故其時人材。及治平氣象。與後世人材氣象。天懸地隔。此有詩禮樂之興立成。與無詩禮樂而強爲興立成。原自迥乎不同也。錄程子之言。使後有王者。必將講求三代教人之法。庶幾聖人之道得行。若雲峰之言。則吾心自有詩禮樂。不必外求。使王者何以陶鑄人材。興起教化哉。要其弊不出異端俗學二種。凡以此章爲經學者。俗學之見也。彼看詩禮樂固自輕淺。以爲心學者。異端之見也。彼亦看得詩禮樂輕淺。然俗學之輕淺。猶不敢畔道。若異端之輕淺。則敢於無忌憚矣。蓋詩禮樂本天。興立成本心。必心本於天。乃能成材合道。若謂吾心自有興立成。吾

心自有詩禮樂。即以心爲天矣。時文多用胡氏說作賓意。雖轉合正義。然其意即流露輕淺詩禮樂之見。不可不察也。

黃淳耀曰。爲學之煩且勞。莫甚於古也。而有中人之性者。皆可底於成。爲學之簡且逸。莫甚於今也。而有傑出之才者。不免即於廢。則以性情耳目之間。古人之爲養者密。而今人之爲養者疎也。評三代以上。人材易成。成來亦遠勝後世。其故盡此。

子曰民可使由之章

民者。對士大夫以上而言。但將民字位分認清。則可不可之故瞭然矣。先王教民。只重行。教士大夫以上。却重知。同在庠序學校中。而由者爲民。能知者即士大夫以上。民之分量。只得如此。其中稍有聰明者。先王即舉而用之矣。科目秀才。誰其知之者乎。而況民乎。

可使不可使。有只在民資質上說者。有只在聖王設教上說者。然惟民之資質如此。故聖王之設教亦然。偏靠一邊不得。

由與知有兩事。兩之字原只一理。可使不可使有兩層。原只一條心。

兩之字只是一理。知即是由中所以然之故。若看做兩件。便是有所隱護也。

可使不可使。說作兩句。便非其實。只是一句耳。

由者必要如此。知不知則存乎其人。

使由處聖人正用全副精神。所知之理已盡在其中。固非別有欺瞞。亦非斷然不許明白也。

不可使。不是不許知。知固聖王所喜也。

不可使。原是要他知。及其知。原是上所使。如此看乃圓徹。

可字只訓能字便的確或深解偶矣直以聖言爲老莊申商租詐之祖矣

可字訓能字此是民自天生如此非聖人有意於其間纔有意便是使纔使知便害事强不知以爲知究竟無知者正是不能使知也

子曰好勇疾貧章

好勇疾貧兩者有其一皆足以造亂缺其一不足以速亂

勇與貧非亂也好之疾之乃亂耳然勇自生好貧自生疾則仍是兩者爲之季代之失天下多乃如之人爲之也嗚呼是誰之咎與

史記一書好勇疾貧之書也其流爲蘇氏父子降至羅貫中演義而極近代亂原皆出於此學者不可以不辨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意中才字極輕。言下周公之才極重。

陳際泰云云。語此章大意甚言驕吝之不可耳。不關才事。若謂有才者不可驕吝。豈無才者不妨驕吝乎。蓋緣天下驕吝之病大約生於小有才者。故夫子以才立說。云即使才美。即使才美如周公。若一驕吝。則其本已壞。其才直餘事。何足觀哉。況乎才未必美。美未必如周公。何以驕吝為也。周公二字。從才美二字偶然引帶。並不關周公名位事業也。況可因周公而泛及大臣論乎。

驕吝生於才。無才則何驕吝之有。韓子所云傲雖凶德。必有恃而後行。謝上蔡所謂去個矜字不得者也。然世間驕吝之人。儘有不必有才者。但當責其驕吝。不當覷其無才。假令有才而即可

以寬假驕吝之罪。則於周公之才之美。當何如耶。細玩如有使字虛神。則抑揚之間得矣。

【金聲文】驕吝非由才。乃其所以無才。故雖如周公不足觀也。聖人豈以一二行。掩天下之真才哉。【評】通篇主意護才。却看得驕吝不當大事。【又】驕吝者。無周公之全才。而竊周公之餘才以自美者也。全才不驕不吝。餘才自驕自吝。餘才曷足觀也哉。【讀】言道在似是而非。聖人本義。極言驕吝之不可耳。未嘗主才說。正為天下人重視才而輕驕吝。故儘其極至於周公。尚不足觀。則才之輕於驕吝可知矣。正看意中。只見得才之用大。而驕吝之害小。却正與聖義相背。即謂不驕不吝乃成其才之美。此亦是題後申明之說。非本節語也。如云全才自不驕吝。則周公之美。豈餘才哉。聖人此言亦欠商量矣。要之禪學以作用為性。如娑羅擬[illegible]

言八出現者徧該法界。故舉其體爲無善無惡。則其用仍有知覺運動。陸子靜得之者。重精神魄力。故其教極護短才字。凡爲其學者。說內則至於至無。說外則但有極粗之作用耳。惟其於體中打去善字。則用處善從何生。不得已爲世法周旋。善字終成假合。故重才而輕驕吝。正爲驕吝之不可亦是事理兩際上知解也。王伯安謂蘇張是聖人之資。窺見良知妙用。李卓吾稱曹操馮道爲聖賢活佛。皆是此旨。

子曰三年學章

不至非必不得穀也。無暇分心及此耳。不易得非必無其人也。此世界中難得耳。

科舉種子不好。朱子已歎之矣。或云。古人學慮志穀。今人以學求穀。予謂直是無學耳。時文非學也。今且連時文都弄做不尷尬

東西那得有學耶。

子曰篤信好學章

【陳大士曰】學者苟不明於治亂之故。則亦無用學矣。【評】倒了。苟不學則無所嘗於治亂耳。【又】世道日更。情變益急。人之處此者益難。【評】聖人不曾爲此言。說治亂雖異。道不易也。【評】聖賢貴審之期候時而動。吾嘗觀其遲遲於前而汲汲於後者。彼固知天命之有在而時勢不可失也。【評】漢唐語耳。非聖賢之有道則見也。意中止有漢唐以下佐命人物。極爲刻發。襯托總不出此境界。無他。只在首節之理少理會耳。此言全以首節爲主。

首節

二句平分四件。錯綜互看。更相爲用。

危邦不入節

逢太平盛世誰不彈冠思奮者此不足當則見二字也則字之前極重難本領有毫釐不足見不得見字之際極輕快本領向來蓄積無疑到此更不消推敲打點若有毫釐未足也則不得。

子曰不在其位章

正爲在位之謀雖盡何可出位他謀。說到謀得縱好亦不是謀而無害亦不是方是聖門喻義之學。不在不謀合下理當如此而利害在其中啟禎間以山人而橫議磯場處士而遙持朝政門戶互相掎滅而敗亡隨之出位之謀其禍烈如此

羅萬藻文 大小要詳所以敘進其局者國家本自有格 評 後世病却坐此所以吏治日下格非位之理也。

子曰學如不及章

兩語相生兩意相足下句只就上句中鞭緊一步耳唯其精勤益生恐懼唯其恐懼愈加精勤一時如此終身如此非有前後際也先輩以上句爲功下句爲心亦是照註合說故截講而意自一串近日講章妄分未得已得直癡人說夢矣

兩句總言學當如是爾玩註中既字又字則上句指進取之徧下句又加儆策持守之嚴微分次第無內外之殊也註恐人作兩節功夫看故下其心字耳如不及亦就其心說猶恐失固是心即有不失之功在講章分上句屬功下句屬心已落支離孫月峯變而盡歸之心尤爲混帳人以爲能脫去講章習說不知萬曆間以蒙混合一爲渾融此正彼時講章習說未嘗脫去也必於學字實有所得看理極真乃能脫去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章

古來帝王皆不以天下動心。非獨舜禹也。以匹夫而有天下。自舜禹始。卻無幾微粘帶。此所以爲舜禹耳。

不與本事。歷代聖人之所同。憑空得天下。卻是舜禹之所獨。故特舉二聖。只之字而字也字。便見。不然。竟似堯湯文武便不能不與矣。

有天下不與。是聖人所同。而獨舉舜禹言者。正以其未嘗有天下而忽有天下。尤人所難於不動心也。

有天下而不與。非輕天下之謂也。程子云。今人於醉後或更加矜持者。是亦爲酒所動也。當知此義。

心有與處。纔有不與處。舜禹須不是一齊放下。毫無星礙也。看透不與真源。則憂勤惕厲。無非不與之意。

古之人於天下。知其原無足樂也。其失之也。若釋重負。

則其得之也。若受重負。天下之憂勤與於己。天下之歡娛卽不與於己矣。評此意的的見聖。古天子實如是。後世以天子爲極樂之境。那得不貪戀爭較哉。

古之天子。爲天下憂勤。有勞苦而無佚樂。許務之流。畏憂苦而辭天下。是卽與之心也。舜禹有天下。極其憂勤勞苦。而仍是不與。此其所以巍巍也。

金聲敘遇之窮也。且又有無天下而與焉者矣。評與字錯。所謂與者。以有天下爲樂。此後世帝王之私心。無一不然者也。今要說得高。并將事功都入不與中。不知聖人惟其爲天下憂勤。所以不與。此舜禹孔子之所同也。若以孔子之爲天下萬世爲與。則舜禹之不與荒矣。

若固有之意。正要對若將終身意合看。舜禹讓天下。正要對巢許

一流人合看。觀天下如敝屣。正要對無怠無荒一日二日萬幾
意合看。不然便講這道理不出。
許由巢父正看得天下重。其道非也。四岳等看得天下難。其德不
及也。
不與。不是絕無干涉。
不與。不是輕視天下也。漢武聞不死之術曰。嗟乎。吾視棄妻子如
敝屣耳。此亦算有天下不與否。固無論戰爭吞併純是私意。看
巢務游四遊畸人胸中正多一層沾滯耳。
今人纔說排遣。便是不能排遣。纔說超脫。便是不能超脫。
只見得妙明圓淨本體如如不動。便是超出三界。此和尚之不與
與聖人毫無干涉。和尚反面。正與庸妄貪癡沉溺者爭較聖凡。
不知此正與庸妄同胎共命處。聖人反面。卻正與英雄畸士及

和尚等見識爭較是非耳。蓋聖人之不與。天也道也。故其不與不與皆敬畏。與此而言不與。皆心也。止是心不與。卻是無忌憚。其不與正看得天下極重。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章

上節言其德。故曰民無能名。下節指其勳業。正謂可得而名者此耳。仍要牽合無名則天。不分德業。一派混話。皆講章不通之說

上節是德不可名。下節乃指可見者。斷宜判別。

首節

大哉句統兩節。爲字兼德業。

德有存主者。有潛布者。

德字兼內外說。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是也。粗者說被暨。細者只說心原。扶一邊倒一邊矣。

無能名。不是相忘不言。

只重無名。不重民字。末句只爲無能名帶出民字來。意不在民也

全在民身上做智愚巧樸者。亦癡人說夢矣。

則天無名。不是黃老家玄化無名之道。

無能名。若說做淡忘寘漠。便墮黃老家言。是無名。非無能名也。

此節是德不可名。下節是可見者此耳。明明判分兩項。若此節不握住德字。而兼及政教治道。則下節如何說去。但德字合存主潛布意。止說做玄同默運淸淨無爲去。則不可耳。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節

成功文章。自是兩義。將文章倂附成功看。便不的。

德不可名。可見者此耳。是功業文章。乃民能名者也。仍歸一無名是老生常談。

上無能名。指其德之高大深遠。此節指其功業文章之可見。如何此節又仍是民無能名。可見者自有功業文章。無能名者自言其德。原是一順說話。亦何必作反語掉轉。大槩妄論皆起於看註不精細。於是創爲混帳不分明之說。以爲渾融。與不通之甚者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

首節

舜惟以其至德。故能有五臣。亦惟遇至德之堯。故能有五臣。看下文唐虞之際一句。便見此意。

孔子曰才難節

才難忽然一歎。不知彭落何處。若着虞周。若不着虞周。千古傷情盡在裏許。

古者才難是泛言如末世無人物衰朝無遇合此道行議論聖人所歎卻從舜武多才際會極盛時尚且不易得如此難字意又進一層問如此則金正希文已深得聖意而千子以為不盡比附何也曰聖人心胸大所歎在古今運會衰降世道升降純是天理上事正希所見却止得後世英雄豪傑失路不得志心事淋漓悲壯只成自己功利意氣之私看得聖人一生栖栖亦止是這箇念頭發為感慨却是絕不相比附處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節

先列舜武兩案後斷周才之盛幾於唐虞盡矣忽稱周之至德若不相蒙者有不言之隱後世遂有疑武王非聖人者不知有二服事雖文王之事而亦武王之心弔民伐罪雖武王之事而亦文王之道時有不得不然者耳故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

此周字兼武王對唐虞而言。言不獨周之才可以繼唐虞，周之德亦未始遜於唐虞也。

【金聲文】云云。【參評】本文語意，原是贊周德，非謂殷之棄才而周受之也。贊周德，則可以括殷之棄才，而周之不私其才。若就才則漏德矣。【講】有二服事，毫不關才說，故外註有別斷爲一章之語。意原從武王事功，轉出文武心事，則用才成治功，自在其中矣。殷亦棄才，周亦受才，却只是以服事殷，如此說何嘗漏德字。但將上文亂臣看做亂殷，則武王之德可議，其十人之才，亦只成亂世之才矣。此不特漏德，並漏才也。

不曰文之德，而曰周之德，原從武王得天下，追論至未有天下時，以見周才皆受命於德，此所以足繼唐虞，非謂武專用才取天下，而文以至德不用才也。武王之九人，多用於文王時，武王十

三年。亦以服事殷。只是大業以文王始盛。而服事之德。亦以文
王爲至耳。
武王順天應人。不得已而爲之。聖人之德也。文王可爲而不爲聖
人之至德也。武王牧野以前。亦同文之至德。後乃迫於時耳。不
曰文而曰周。未嘗除武王也。
順天應人。武王原未嘗有損於聖人之德。但服事時更爲至耳。
或曰三分以下自爲一章。而集註仍舊。葢一并合說。正足以見文
武皆聖德。而服事之德爲至德。兩義並行不悖。
陳子龍文 周之才如此。豈復能行堯舜之事乎。**評** 然則唐虞不及
周才耶。其時義當革耳。豈爲才多不可安人下哉。**文** 嘗讀書至
夏商之際。湯有慚德而仲虺作誥以釋之。於是乃知革命之事。
其君不能無愧於心。而其臣不然也。**評** 虺與湯皆爲天理至道

欲明其義正恐後世如公等誤有故慚之釋之非後世謀篡之私慝也【又】已而讀泰誓之辭見其上稱文考之顯德下稱羣臣之同心於是又知周之臣久欲代商而文王弗許也【論】管仲狐偃衛詐之才尚知勸其君以尊王況周之十亂皆文王所簡鍊陶鑄而武王周公繼用之以道德相輔豈可以後世功名之士佐逆造亂之所爲揣測三代賢臣耶此朱子所以極辨史學之害以其中在心術也

附孔子曰才難三句文

聖人忽有感於用才之世而深慨古語之有當焉夫才之所以難在古人亦不自知其言之有當於何代也夫子有感於所以難之故則見其足以深長思焉爾今夫言有理至而事不至者存其理而數世之事皆得而證焉此先見理而後見事者也有事

至而理乃至者。思其事而數世之理皆得而實焉。此先見事而後見理者也。然則得古人之事。思古人之言。此聖人辭先之意也。得古人之言。信古人之事。此聖人意後之辭也。於是乎記者既列舜武兩朝之才。而遂述夫子之歎曰。吾嘗上下古今而知古今之天下。不恃一才爲之也。而未始不以才爲之也。無一日不生才之天地。無一代不用才之帝王。使生者足以濟其用。用者足以盡其生。則自隆古以迄今茲。將有治而無亂。才之爲才。烏有不足哉。而吾謂誠如是也。則才賤而不足貴。可畏而不足惜。自隆古以迄今茲。亦將有亂而無治。何則。天地之生才也。非治極而將亂也不生。非亂之至也不生。非亂極而將治也不生。帝王之用才也。非治極而將亂也不用。非亂之至也不用。非亂極而將治也不用。蓋天地能生之而不能用之也。帝王能用之

而又不能生之也。故當其治極而將亂也。天地生之而無帝王用之。當其亂之至也。帝王不欲用之。而天地故生之。當其亂極而將治也。帝王欲多用之。而天地且悋惜而不盡生之。若是乎相需殷而相遇疏。則何也。非天地愛才而有生有不生也。非帝王棄才而有用有不用也。有用有不用者。氣運之所以開。有生有不生者。氣運之所以定。天地不得已而生。帝王不得已而用。知其不得已而用也。則生之者益少。知其不得已而生也。則用之者益愼。吾今而知才之爲才。其不數數見也。雖天地無如何。雖帝王且無如何也。然猶以爲未嘗生。生則不可量也。以爲未嘗用。用則不勝計也。而又有異焉者。亦既生之。亦既用之矣。當其時。都俞颺拜。何如其隆也。奔奏先後。何如其衆也。由今思之而以爲異焉者。且不獨由今思之而以爲異焉也。在昔先民有

言曰才難斯言也其有感於治極而將亂者耶其亂之至而致思者耶其亂極而治而以爲不易得者耶是殆未見夫天地帝王旣生且用而猶有未易者也然且其言之咨嗟愛惜顧慕而遠望焉如此使其較甚於都俞颺拜之時考論於奔奏先後之內吾不知其咨嗟愛惜顧慕而遠望者又當何如也卽以彼所言思我所見信乎否乎不其然乎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章

禹與堯舜之聖同堯舜較大禹較精嚴其分際正在此耳無間只是事事恰好註所謂各適其宜正見其心法之密動容周旋中禮非盛德之至者不能纖微都到也

無間只事事中節合宜非有奇異也

禹只是一箇完滿之禹耳

禹只是箇禹。不曾爲有間處修離補漏。其無間。亦不在此零星件繫也。聖人極意形容其心法之密。到此盡處。都見全身耳。人能刻意說間字。不能微妙說無字。

無暇論及間。正是不足處多。

人主渾純闕失其大者尚推勘不得。何暇及間。求至於間。則全體已無可議。只在細微盡頭處。或猶有毫髮之憾乎。而其無間如是。乃見其至。

只在細近處說間字。益見神禹之難。

間字是吹毛求疵意。

間是後人吹求。從吾字生來。不從禹字生來。

間字在尚論者看。乃是求間然於禹。

間是搜求罅隙之謂。故曰吾無間然。不是禹無間然也。吾字不是

間字。

無間然者。言一無可議也。與進得間矣之間同。正在事端上說。不指心也。心之有間無間。如何見得。惟其事端之顯易細微處。無一可議。則其全體大用之精密可知。歸本心源。是推進一層語。只好在末句中說。非首句開端意也。

間然若說向心體上。則是疑禹非聖人而可也。但是事爲之末。四面八方。比較將來。有絲毫不關彌縫處。雖無傷於聖人全體。然已得間矣。如此看。方是求聖人之間然。

無間然。正說聖人盡頭處。不說聖人根本處。時文求深。反看得聖人低矣。

三段。是隨舉事件。無不可以見其全體之精密。無間不專在此三段也。

禹之無間。其神理在三箇而字中。

[illegible]吾間至禹而人主之富。始可自樂。評禹雖傳子。然封建公天下。仍唐虞之舊。何云始可自樂。若可樂。則堯舜樂之久矣。此等議論。只滿肚貨利娛樂耳。

首末二句文法雖一意。卻不同。首句是從全體大段說。末句從三段推勘極致而深歎之。非復衍也。